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7年
青春文学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郭艳

- 21SHIJI
- ZHONGGUO
- WENXUE
- DAXI
- 2007NIAN
- QINGCHUN
- WENXUE

21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7年
青春文学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郭艳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 郭艳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7 年青春文学/郭艳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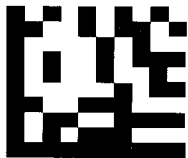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289-3

I. 2… II. 郭…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0431 号

春风文艺



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
至10658028访问网站

使用方法: (移动用户)

方法一: 直接上网。

编写短信“800024”或“春风文艺”发送至“10658028”,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

方法二: 安装“条码识别”软件。

发送短信“A”至“10658028”,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
免费下载并安装“条码识别”软件后, 打开软件, 扫描二维
码或输入“800024”或“春风文艺”访问网站。

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 无信息费, 咨询电话
10086。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 //www.chinachunfeng.net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杨学会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9.25 插 页 2	印 数	1—7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313-3289-3	定 价	2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序：青春影像中的城市经验

郭 艳

二〇〇七年青春文学逐渐淡出市场与文学的争论，在相对平静的图书市场中，步入主流文坛视野，走入更为广泛的文学和文学史研究视界。在经过了几年热闹纷攘的前台亮相之后，青春文学开始有了自己内在的积淀和沉稳气息。

与此同时，本年度发生了几件极具文学史意义的文学事件，二〇〇七年四月在鲁迅文学院召开了“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全国青年作家座谈会”，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青春文学作者群集的会议，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二〇〇七年九月郭敬明、张悦然、蒋峰和李傻傻等加入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直招九名青春文学作者进入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二〇〇七年十一月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五十三人）作为最大的一个代表团，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全国青创会上，颜歌代表鲁院青年作家班发言，发言明确提到了中外传统、影响的焦虑和文学的创新性，得到与会作家的关注与认同。二〇〇七年《人民文学》等大型文学刊物发表了青年作家专号，同时《南方文坛》等文学评论刊物刊发系列关于青春文学的评论文章。这

一系列事件预示对主流文坛的关注，青春文学更大的话语空间，青春文学作家的多元分化与重新选择。

从本年度的青春文学年选的文本来看，让人感受最深的是向写实性努力的文本，“实验场”中的几个短篇让人眼前一亮。颜歌《请带我到平乐去》在写实的基调中，凸显的是厚重的生活元素与语言功底，大段的对话中蕴含了机巧、情感、叙事策略和草蛇灰线的隐隐绰绰。在欲盖弥彰的小镇叙事氛围中，展示了两代人中几个人物的复杂情感。小说的先锋性体现在：对于小镇饮食、旅店、场景的写实性摹写中，能够凸显几个人物内心深邃的情感，以及这种情感的张力。《独自取暖》的风格迥异于水格的很多作品，展示了写实性的努力。同学少年的情谊在解构性的叙事策略中，转换成了一个敏感少女孤独的成长经历。亲情在麻木、自私的父母那里，更加演化成无法诉说的郁闷和伤痛。在渴望温暖的时光中，身心渐渐被无情、冷漠和自私的因子所浸染，“我”只有独自取暖。李海洋的《水盆之森》是现代派风格，倒叙的语气中，文本暗示这个故事展示的是人类某种被规定的性格和命运，消失的是肉身、欲望、人物和细节，留下的是记忆以及命运对于人无情的捉弄。《让游戏机和夏天的雷雨一起降临》按照编年的顺序，描述少年眼中上个世纪中期的生活，琐碎、平淡的回忆中，突显了写实主义的风格特征。而《蛮荒尘世》则用意识流的手法，描述了初涉尘世的困厄、艰辛与迷惘。马小淘的《影像金钱》是融电影知识、语言激情和现代物质主义常识为一体的美文，借用文中的一句话：物质让嶙峋的生命变得滋润丰满了，而在寻找金钱的路上，请敬惜生命的羽毛。这几个短篇在年选中有着不俗的表现，同时也暗示着青春文学与现实性、日常性和写实性逐渐缩短了距离。

校园爱情系列仍然是青春文学不老的主题。《淡淡柠檬草》《从开始到现在》《你的笑颜》和《春天的花与偈歌》，单纯唯美的青涩情感，在校园游走的爱情，开启着青春的身体与精神。在

类似于钢琴行板的抒情中，我们能够呼吸到青春勃发的气息，以及青涩气息中的稚嫩与脆弱。眼泪飘飞在黑色的长发之间，单纯的心智激荡在熙攘的校园人流中。同样，青春仍然会在奇思妙想中迸发出历史的玄思和想象，笛安《迷蝴蝶》在对于竹林七贤之一——嵇康想象性的维度上，写出了人的宿命，人性中的困厄和痴迷。在文本中，诡异、复杂又充满魏晋风度的历史展示出梦幻般的气息。步非烟的武侠小说在文本和语言层面表现得游刃有余，《供奉》中，她的家数套路从学院派的古代经典中走出，在武侠和玄幻的空间腾挪跌宕。“武术”在文本中成为一种背景，一种叙事的策略，借助玄而又玄的各种秘籍和没有武术的各路武功，真正呈现的是人的心机、谋略、气度和胸怀。

二〇〇七年是青春文学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一年，因此有必要对青春文学文本的整体性特征做一个回顾。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文学现状因为青春文学而备受文化、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而当下青春文学无疑已经摆脱了某种文学与市场纠缠不清的面目，青春文学作家获得了更加自由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研究者更加注重对青春文学总体品质的界定，明确其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阶段新的审美体验，最终从文学史的角度来探讨其应有的文学史意义。

一、青春文学提供新的城市经验的某些镜像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一批青年作者，他们认为青春只是一个写作的背景，在青春影像的背后，隐藏的是他们内心对于城市的体验，对于生命的触摸，人生在语言的表达中从静默到绽放，而青春期所固有的种种悸动、感伤、郁闷和冲动往往会在他们的文本中被非常平静地化解于无形，于是，青春仅仅是一种影像，而在其中隐隐绰绰的是无比坚固的、执著的新的城市经验，这种经验是陌生的、凌乱的、私密性的，而且尚且处在试探性的模棱

两可的阶段。因此，如果谈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青春写作是他们的起点，也是禁锢他们和以往青春写作沟通的牢笼。如果说有一丝精神上血脉联系的应该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于上海的新感觉派，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描写的城市经验已经具备了相当内在的精神品质，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后者则是在殖民文化笼罩之下对于物质主义最初的懵懂感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年轻的京派作家沈从文，在对湘西淳朴爱情故事的叙述中，探讨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左翼文学在革命与恋爱中的行走，王蒙的《青春万岁》中所呈现出的纯洁、热情、政治理想情结，知青文学中的爱情与政治体验的累累伤痕与反思，当下流行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文革”语境中与青春并行的愚蠢，宽大的军装、小团体、迷惘、困惑的大院子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青春类型，以及关于这种青春的叙述冲动和叙事文本。毕竟我们都曾经年轻过。在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与青春有关的文学中，无论怎样的青春和文学，都有着对于爱情、友情、亲情乃至中国传统社会脉脉温情的无限眷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年轻作者理所当然是从乡土社会中走出，在北京上海等现代文明传播的地方，叙述自己对于乡土社会的怀念、反叛，以及对于当下生存的感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作者在理想主义的抒情状态中，书写传统农业文明的光环以及这种光环中的人物，尽管有着很多新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愿望，但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没有改变，人的心态也停留在传统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者已经在文本层面探讨和西方现代派小说接轨，但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让苏童笔下的帝王仍然生活在一个乡土气息的时空轮回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作者，因为其分散的写作态势，仍然在文坛的城乡结合处徘徊。

当下我们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阶段，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的生存在不经意的时空转换中，已经真正踏

入标榜物质主义的现代社会，所谓的 GDP、财富排行榜、股市、一日三餐的物价、乃至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等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中心。而苦难、贫穷和饥饿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成为妈妈讲的“过去的故事”（尽管苦难的世界、恐怖、暗杀、绑架乃至中国频频发生的矿难仍然出现在电视新闻中，但是对于他们甚至于大多数人来说仅仅是新闻而已）。生活中物质的逐渐丰裕，精神生活的逐渐去传统化，这些成为一种流行与时尚。在这种无法抗拒的历史变迁中，中国人经历这几百年来未有的精神变动，这种变动最大的反应就是群体性意识形态的重建和个人精神状态的混乱与迷惘。因此，在根本的教育体制基本没有任何变动，而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和精神状态急速转型的时期，反叛——这种解构传统的行径成为一种必然。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解构已经没有任何乌托邦色彩，而是在物质主义流行的基础上，对于个人生存境遇的一种浅斟低吟。当一个时代的文学对于现代人的这种境遇还没有开始关注与打量的时候，对于现代人渺小的内敛的气质缺乏深入探讨的时候，作品缺乏对于人性中温暖、真实又不乏虚假与幽暗的境况深度摹写的时候，文学所承担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可笑地被搁置了。八十年代出生的作者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进入人们的视界，他们开始了一种让人感到陌生的叙事，他们行走在陌生的城市和类型化中的城市记忆中。现代城市生活冷漠中的时尚，繁华中的凄凉，呈现出没心没肺与冷漠幽暗的气质，这和我们进步理念中所幻想的现代生活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让习惯了传统社会价值伦理秩序的人们痛心疾首，何以我们期待的进步竟然呈现出如此的面目？！这是一个包含了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问题，但是，文学所能够做的便是呈现出这种生存的心态和气质。到目前为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一批青年作家应该说提供了这种真实生存的某些镜像，这正是这个时代文学所需要的。这也是青春文学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最本质的原因。由此，他们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群，拥有一批较为整齐的

作家和作品，吸引了一批关注其创作的评论者。

二、青春文学的合法性建立在非经典化的基础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饿过肚子，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匮乏感，这种匮乏感是如此的强烈而又持之以恒，要叛逆更要在衣食无虞的基础上叛逆。这种叛逆决定了他们的青春叙事行走在良辰美景的少年行径中。少男少女的爱、欲望乃至痛苦往往堆砌在故事的表层，没有了宏大叙事的苦难、崇高和经典性，只是在日常经验和想象的叙事中寻求某种另类真实（其实这种日常经验的深度是不同的，对于这种日常经验深度的和多元放射性意义的发掘，正是当下的中国作者才应该做的事情。而对于这种经验发掘的深度、多义性和独创性应该是作品高下的一个相对的标准。）但这正是一个时代的真实，也是一个时代独有的特质。对于崇尚古代经典和现代经典的人来说，文学在这里已经终结。实际上，这是一个对传统和经典的缺乏真正诚意的时代，因为当下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远离了传统和经典，中国知识界应当为传统与经典的现代转化担当起应有的责任，但是中国知识界当下对于古代典籍制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做得并不深入，而中国的文化界和大众则在传统与经典的传播中，一再地误读传统与经典。实际上，当下的青春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时代叛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文本形式，不能仅仅说青春文学是叛逆，断裂的，其实我们当下的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来说也是叛逆的断裂的。因此他们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远离经典的基础上。正是这一批远离传统经典意义的写作，在浮躁飘忽的社会语境中呈现出某种时代的真实性。

三、多元状态下青春文学写作与可能性

对于早熟的中华文明来说，向来不缺乏四平八稳过度成熟的

人和文，这种人和文恰恰遮蔽和掩盖了许多人的灵性和人生的真实。青春视角中的当下文本，实在要比很多技巧圆熟的作品多了几分现代人的灵魂和生气。青春视角的确是单一的，青春的眼睛有许多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应该从青春的眼睛里寻找他们所看到的。

青春叙事、考试制度、反城市经验

现代城市的青春叙事和考试制度纠缠不清。当下中国孩子的成长是和考试同时进行的。中国的考试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的延续。尽管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真正的素质教育远没有建立体系和物质基础，于是考试成为一种较为公正又极端扼杀人的制度。韩寒《三重门》对于考试制度正面的戏谑和嘲弄，就代表了无数被考试制度梦魇的青春叙事。他的单一视角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可怜的单一青春，蛰伏于考试制度的孩子们和被考试制度淘汰出局的孩子们，都愿意看着一个和自己有着同样生活经历的男孩的青春日子。韩寒解构中存在着明显的抗争意识，字里行间闪现出对于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大师的熟稔与模仿，他在解构的同时，显而易见，是经典的智慧和经典的文字赋予了行文的底气，否则韩寒的《三重门》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春树的《北京娃娃》一类所谓的残酷青春的写法，实际上仍然是韩寒们的继续。只不过走得更远而已。二〇〇七年春树的《红孩子》实际上，依然是在玫瑰学校中解构着种种玫瑰青春的行为。当我们在阅读这类作品的时候，认同感和阅读的快感，远远大于对于作品的思考。

青春身体、释放、青春精神、流浪

大学生活已经在路上，却不知道自已往何处去。孙睿《草样年华》中对于大学生活的叙述，反讽、嘲弄、失落、空虚中又带着绝大的眷念和认同感。（有着大学生生活经历的人，都会对《草样年华》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感。）高考终结之后的大学生活，是

高考时代最终极的目标，而后高考时代给予青春的并不仅仅是随意挥霍的四年时光，更是冷酷无情的世态炎凉和生存竞争，于是刚刚终结的考试梦魇，又变幻成无法理清的青春叙事。这些作品能够激起同代人强烈的认同感，实际上因为他们见证了这个时代的杂色又单一的青春，以及对于这种青春面目的认知过程。网络写作提供了一种更加自由的抒写方式，文学在这里仅仅成为一种见证的方式，能够打动人的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青春记忆，而这种记忆的承载者们，不愿意继续沉默，于是青春记忆借助文学成为当下文化的一种镜像。

在西方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经常会提到混乱的青春期，成长并非是波澜不惊的岁月，在衣食无虞的岁月中，成长往往是一场没有目标没有对手的无声的战争，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不知道该如何放置自己晃动的信念、情感和目标，《草样年华》从纯文学的角度，是一部技巧值得商榷的作品，但是它提供了新的人物形象和在这一形象背后的一大批有着相似生活和精神经历的当代青年，这无疑文学性的东西，在主流的很多文学形象和人物已经丧失表达一个时代人物形象能力的状况下，《草》中的邱飞形象具有相当大的涵盖性，通过邱飞的形象，表达了当下普遍的一种青春期的生存状态。

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生活在高考制度下的一代人，物质生活相对富裕，但是信仰、情感、甚至审美体验都非常欠缺，这一代青年的匮乏感其实是根深蒂固的，也是原初性的。这种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活所催生的一系列经验又是解构的反讽的，带有黑色幽默的成分。在本年度的选本中，对于这种反城市经验的抒写基本上已经终结，因为在这个方向上的资源可以说几乎挖掘殆尽。

校园爱情、身体与精神、双重开启

大学四年，青春的心智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自我放逐，自我流浪的状态。在城市文明集中的大学校园里，我们在做着往不可

知岁月去的准备。精神的身体的情感的乃至人格的。去年周嘉宁的小说《往南方岁月去》是一本关于大学生生活中女孩的成长史，在细密、私密的女性日常生活、精神状态和情感维度的多方位描写中，后高考时代女孩的大学生活非常具象地呈现在文本中。大学是一个人在未知岁月去的准备。这种准备时刻以进行时的状态存在，因此，一代有一代的校园爱情，因为我们都曾经年轻。

《往南方岁月去》的封面上赫然是两双穿着凉拖的美丽的脚，涂抹着鲜艳的指甲油，粉紫色的指甲油和凉拖，肆无忌惮地盯着看到他们的一双双眼睛，实际上，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身体的形式就是内容，女性的脚已经从被看的地位发展到看人的地位，同样在张悦然《红鞋》中的红鞋的意象，已经是精灵一样目睹了人性的淡漠、自私和冷酷。在这一点上，这批作者走得很远，在此，女性的身体（包括脚和鞋子）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发言，而不是被动地被别人观看，文本中呈现出女性没有欲望的和解的身体、鞋、头发的意象，以及暗恋。对于未知男性世界的期待与暗恋实际上是少女的粉色梦幻，但是这种梦幻是真实的，女性一辈子都会对这种暗恋不离不弃。因为现实的男性世界远没有暗恋世界的美好，而真正丰富的具有生长力的，就是那些富有暗恋情结的青葱岁月。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自由穿梭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正如《流言》的封面一样；一个现代女子是站在窗外，偷窥着客厅内几个打骨牌的传统女子。那么到了周嘉宁一批女性作者那里，现代女性已经登堂入室，而且带着骨子里的叛逆，执著地寻找着自己暗恋的J先生，而不是描写已经逝去的传统和苍凉。女性暗恋的是心中永不消逝的某种信念，对于未知爱的一种勇气，而在暗恋的过程中，成长的是女性自身的身体和精神。

城市青春、少女、公主梦

现代城市生活调教出了许多大小公主，（在幼儿画刊中就有

《小公主》这样的刊物。)现代城市的青春叙事还在于少女的公主梦。少女的体验不再是传统社会中怀春少女的懵懂无知和纯洁天真。透过物质生存的面纱,少女们很早就知道了物质与精神双重的人生命题,要美丽要气质更要在丰盈的物质主义中保留青春的气息。然而作为少女的公主梦总有终结的时候,此时的心态和处理的姿态已经不是作家所能预知的,但是文本只要提供了少女恣肆的梦幻和梦幻的失落与伤感,这些就足够代表当下许多女孩的面对生命的姿态。

最能体现这种文本特征的文本是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和《樱桃之远》。在“黑猫不睡”中,女孩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家庭里,仍然想象着自己是一个公主,最让女孩心动的是男孩对于公主的许诺:小公主,我会让你住在蔚蓝的宫殿里,穿一尘不染的长裙,把墨墨喂成走不动的小猪。在“霓路”里面,小公主这样说:在我和男孩出走,寻找艺术理想的霓路上,女孩是怀念以前的生活的,称爸爸妈妈是给我刨冰的女人给我买礼物的男人任我撒野的家和为我可以摘下星星的城市。王安忆《雨,沙沙沙》中传统少女纯情、天真的底色,被置换成现代公主明媚而理性的微笑,定格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里。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城市生活养育下,玫瑰、鲜花、公主裙和芭比娃娃,已经成为理想化的未来模板,深深地印刻在粉色年华的裙褶中。在成为女人的路上,青春少女散落的是天真的公主梦幻和无尽的感伤。

张悦然越过了绝大部分的真实生活镜像,像莫言所说,在飞扬的想象与透明的忧伤中,走向青春叙述以及梦幻般的迷失境界。对于同龄的无数女孩来说,青春的确像张悦然文本所展示的那样迷离、伤感又绝美。尤其是孤独,一种独生子女时代特有的孤独感,因此这个时代青春期的梦幻色彩是真实的,因为每一个女孩都自以为是公主,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寻找自己的王子。等到有了所谓的王子,才会真正体验到王子变青蛙的可笑,自己也成为那个童话中喜欢穿红舞鞋的假公主。

城市化、单一、想象、可能性

现代城市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言语乃至一成不变的麦当劳、肯德基，都成为必不可少又乏味至极的鸡肋。郭敬明的《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一方面是玄幻的张扬，一方面是真实的叙述方式，让无数同龄人的郁闷青春、青涩情感获得一个可以释放的时空引力场，而最后让读者惊讶的仍然是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掌控整个故事情节和叙述张力的霸气，在略显阴柔的文本叙述中，郭敬明显示出对于读者极度的掌控性。喜欢郭敬明的粉丝和不喜欢郭敬明却对他的阅读市场号召力表示佩服的纯文学爱好者，都因为这个原因，难忘小四。与此同时，玄幻和新武侠的兴起都给这种无限可能的青春叙事提供了更多的想象性的维度。

但是想象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受到来自历史、自然、博物知识、常识和哲学层面的挑战，所以写作到了一定程度上，技巧的提升不在于对技巧本身的把握，而是文学写作者内功的修炼。文学女神向来是非常清醒的，她给一个作者天分，但是她也不会让一个作者在天分的路上走得太远，而最终靠的是自己天分之外的修为。

城市影像、自我、写作姿态

颜歌的《良辰》和《异兽志》应该是当下文学中较为特别的文本。颜歌笔下的城市显示出了驳杂的色彩，往昔的城市影像在日渐蜕变，少年行径在蜕变中淡漠着传统，坚守着内心，却在无法确定的漫漫路途中，挣扎困厄与悲怆。这种叙述参与了整个社会转型期种种困厄、难堪和惨痛的记忆，对于当下和历史、男人和女人、成长和成熟等等命题的困惑、探索和思考，一并以颜歌式的意象陈列在文本中。

在《良辰》中提供了城镇的典型意象，不是对于小镇具象的描写，而是对于转型期中国城镇象征性的摹写。在转型期的中国

小城市，如果是一个有心人，实在不难体验到颜歌笔下的小城市（城镇）和那种难以言传的混乱、衰败、畸形，以及畸形发展中的繁荣，和更加剧烈彻底地沉沦，更加大规模的宏大建设。“永安是一座来了就难以离开的城市。它总是大雾迷蒙，离开城市的飞机变成了凤凰，因为对龙的思念，久久徘徊不去……巨大的凤鸟盘旋在城市的上空，城市中心的洞穴中盘踞着似睡非睡的龙，独角兽和蛇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出没，而我们是一群生活在大雾之中的冷漠的生灵”。颜歌将中国传统意象和现代城市意象很好地结合起来，整体氛围上让人怀恋起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现代转型期中国城市的处境在意象的笼罩下，发出幽深莫测的光泽。在这个维度上，颜歌的文本仍然有深入的空间和可能性。

同时文本中呈现出对于良辰美景和少年行径真挚追忆，对于挣扎青春和凝固成年的无情剖析，关于青春的挣扎与呼喊，那种刻骨铭心的关于青春与爱的记忆。那个无数个面目的顾良城是验证少女杂色青春期的对立面，而生活的残酷之处在于：当一切关于青春的嘲弄、灰暗、意境、欲望、幻想乃至叛逆都必将灰飞烟灭，最后只剩下供房、买车、生儿育女，又有几个人能够回忆起曾经的千面自我和变幻青春？不同的情人顾良城隐射的是千面自我和变幻不定的青春。如果一旦不执著了，青春岁月也就在世俗的安乐中隐退。

颜歌文本中飞扬着才华和性情，在对自我、青春、男人、女人、性、城市……解构姿态的嘲弄、反讽、自省中，她明确地告诉读者她的故作潇洒的决绝。由此小说文本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她所希望的纯粹的小说，而小说文本因此也显示出了巨大的扩张性和包容性。

青春行板、性灵抒情

水格《隔着栅栏的爱情》和马中才《一池水葫芦》等作品仍然让人想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作家的青春叙述，即所谓的

自传色彩颇浓的作品。在清新和非常细致的风格化写法中，凸显出作者对于一个时代细腻的感受和体验。世界在这里是变化的，但是变化又不是很大的，而追求唯美的单纯的内心实在是一种绝大的诱惑，让作者始终保持了对于生活和艺术同样矜持的姿态，在且行且看的姿态中，文本带上了小品文的性灵感受。这类文本非常适合青春文学内在伤感唯美的品质，同时提供了更为平实亲切的青春叙事类型。

式微乡土、行吟诗人

城市化过程当然包括农村逐渐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在广大的农村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因为农村的田野更为广阔，从社会学调查的角度来说，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城市孩子，而更多的农村孩子在初中、高中毕业之后走出广阔的田野和乡土，他们涌向了一个不同意义的城市，这个城市的色彩斑驳陆离，寓意含混、复杂而又一言难尽。关于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学叙述实际上是较为缺乏的，尽管有所谓的“打工文学”，但是整体上还没有出现让全国人民都非常关注的作者和作品。

李傻傻的一些作品描写了现在和略微过去的乡土社会，这在当下是较为少见的，他的叙事恰恰应和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具有不断附议的特征。评论者和作者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对李傻傻的作品感到天然的亲切，他被誉为“小沈从文”也在情理之中。他所描写的乡土社会仍然具有某种传统伦理秩序和袅袅的乡音，但是一切都在式微之中，而李傻傻仅仅是在无比清晰又无比遥远的童年记忆中，才能获得这种叙述的动力。当下式微乡土中的人生百态，如何能在袅袅乡音中发出应有的绝唱，应该是转型期乡土社会的行吟诗人更加关注的。

青年作者、多元、可能性

青年作者仍然坚持着在文学方向多元可能性的探讨，蒋峰的

创作是这个维度的代表。对于一出手就是典型的现代派风格的蒋峰来说,《才华是通行证》是一个成分驳杂的文集,其中短篇《冷年》描写了一个底层的题材的故事,风格是写实的。蒋峰本来用《冻》,想讲“冻”的过程中身体的冷,以及有些人的心是怎样变得麻木的。对于所谓的底层题材来说,视角非常好。叙述者站在一家三口的背后,观察着解剖着麻木的身体和灵魂。看完之后觉得这是一个精心编制的故事,但是在故事的背后显然存在着相当坚实的现实性。小说写出了底层生活的心酸,更加描画出了他们麻木的灵魂。蒋峰如果将笔锋避开自我,行文就显示出相当理性和中立的姿态,和他所喜爱的西方小说很神似,如果笔锋绕到自己的身上,难免会带上浓厚的蒋峰的性格气息。在《才华》集子中,我们能够看到蒋峰的文学创作向多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比如写实风格的《冷年》《想起自行车》《正月十五》《赵思远》,自传色彩的《十七岁》《思念》,带有先锋色彩的现代派风格的作品,如《一只被咬过一口的苹果》《盲目的时代,等待结尾》《63578342》等。

当下很多青年作者,都有着文本、文体、风格和语言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往往不是对于某一个写作方向的自觉性,而是向多种写作方向努力的自主意识。例如蒋峰对于每一本书不同风格特征的追求,颜歌从玄幻历史的维度到面对自我的纯文学文本,再到最近写实性的《请带我到平乐去》。对于青年作者来说,前面存在探讨文学空间无数个巨大的诱惑,也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

四、当下青春文学提供新的现代性审美经验

作为文学史研究,研究者所关心的是一个时代整体的文学面貌是什么,在整体的态势中,最能代表这个时期的作家和作品是什么。这批作者给文学带来了什么新的体验和可能性?本文从有